



资料图片

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富有的人格魅力,他在篮球场上驰骋,带女儿吃刨冰的形象早已家喻户晓,但鲜为人知的是,奥巴马还写过诗。1981年奥巴马在洛杉矶的 Occidental College 念大学时,在该校名为 Feast 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两首诗,《老爸》(Pop)和《地下》(Underground)。

《老爸》应该是关于奥巴马父亲的。

他在想象中关切注视着父亲“黑暗、多水的眼睛”和“缓慢、不受欢迎的痉挛”,他与父亲之间有不可切断的血缘,“……他和我的短裤上/有相同的琥珀色污迹/他让我闻他的气味,从我身上/传过去的”,他向往与父亲拥抱,“我看见自己的脸,框在/老爸的黑框眼镜里/而我知道他也在笑”。然而诗中又有明显的抱怨、失望与淡淡的感伤,“他拖得实在太久了”,“而他越来越小/小成我脑中一点,一点/可以被挤走的东西”。奥巴马两岁时,父母分居,此后一直到1982年他父亲去世,父子见面不过一两次。写到父亲,奥巴马自然百

感交集,所以这首诗可谓真情流露之作。

相比起来,《地下》更像是大学生对文字与意象的玩味。奥巴马在他的回忆录《来自父亲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中提到他年轻时吸过大麻,那些在“水下的石室、洞穴里”“吃无花果的猩猩”说不定就是他在幻觉中看到的景象,灵感幽幽地在“蓝色中闪光”。这又使人联想到最近媒体曝出他是吸烟一族,想必他上任前在努力戒烟,否则怎么进驻被希拉里任第一夫人时界定为非吸烟区的白宫呢?

从风格上来讲,二十岁的诗人奥巴马已经成熟而自信。《老爸》具有城市民谣的韵味,如下城酒吧里,酒精与烟雾中,平易近人的蓝调歌手低声吟唱的一段旧事。语言上突出的特点是断句的随意与利落,以及脱口而出的俚语,如 Pop (老爸),flim and flam (尔虞我诈),shink (躲闪)等。耶鲁大学文学教授 Harold Bloom 评论《老爸》与美国现代黑人作家、诗人休斯的诗风相似,而《地下》则似乎受了英国小说家、诗人劳伦斯的影响,传达了诗人对一种来自地下的神力的直觉,一种潜在的爆发力。

奥巴马是黑白混血儿,因为生活、学习和事业的需要,辗转檀香山、洛杉矶、芝加哥等种族混居的大都市,童年还随母亲和继父在印度尼西亚居住了四年。

可以想象,他长期以来在多元文化中摸爬滚打,从某种

奥巴马的诗

意义上看来他是一位地道的世界公民,而且他凭自己的才干、理想与人格魅力,从一个平民的儿子到大学教授、参议员,再到美国总统,着实为美国历史谱写了新篇章。《老爸》和《地下》两首诗,为我们了解、接近这位举世瞩目的人物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切入点,在此译成中文与读者分享。至于奥巴马上任后将会对美国以及世界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拭目以待。

老爸

(作者:奥巴马)

坐在他的位子里,宽大而熟旧的座位
上,撒了几星烟灰
老爸转换频道,又干了一杯施格兰,纯饮,他问
该拿我怎么办,未经世事的年轻人
完全不懂
世界的尔虞我诈,因为我一直很顺我紧盯着他的脸,目光
在他眉毛上转向;
我肯定他全然不自觉
他那黑暗、多水的眼睛,四处游移,
还有他那缓慢、不受欢迎的痉挛,
总不会消逝。
我听着,点头
听着,开放,直到我抓住他褪色的,
米黄T恤,大喊,
冲他耳垂厚重的耳朵大喊,可他还在讲
他的笑话,于是我问为什么他这样不高兴,他回答……
但我不想再听了,因为我拖得实在太久了,我从

我的座位底下,拉出
我一直保存着的镜子;我大笑,

放声大笑,血色从他的脸上冲上我的脸,而他越来越小,小成我脑中一点,一点可以被挤走的东西,像一粒西瓜籽儿夹在两手指中间。
老爸又干了一杯,纯饮,指出他和我的短裤上有相同的琥珀色污迹,他让我闻他的气味,从我身上

传过去的;他转换频道,朗诵一首旧诗
他在他母亲死前写的,他站着,喊着,要我和他拥抱,我躲闪着,我的手臂几乎围不住
他厚实、油腻的脖子,和他宽阔的后背;因为我看见自己的脸,框在老爸的黑框眼镜里而我知道他也在笑。

地下

(作者:奥巴马)

水下的石室、洞穴里到处是吃无花果的猩猩。
踩在无花果上
猩猩
吃的,一声声脆响
猩猩们嚎叫,露出它们的牙根,舞蹈在湍急的水流里打滚,
发霉、潮湿的皮毛在蓝色中闪光。

[附原文]

rushing from his face
To mine, as he grows small,
A spot in my brain,
something
That may be squeezed out,
like a
Watermelon seed between
Two fingers.
Pop takes another shot,
neat,
Points out the same
amber
Stain on his shorts that I've got on mine, and
Makes me smell his smell,
coming
From me; he switches
channels, recites an old poem
He wrote before his mother died,
Stands, shouts, and asks
For a hug, as I think,
my
Arms barely reaching
around
His thick, oily neck, and his broad back; cause
I see my face, framed
within
Pop's black-framed glasses
And know he's laughing too.

UNDERGROUND

Under water grottos,
caverns
Filled with apes
That eat figs.
Stepping on the figs
That the apes
Eat, they crunch.
The apes howl,bare
Their fangs, dance,
Tumble in the
Rushing water,
Musty, wet pelts
Glistening in the blue.
(怀宇 来源:中华读书报)

走进神秘女人城

瑞典的沙科保市,是世界上唯一的女人城。这座城市是男人的禁区,从来没有人能够越雷池一步。

逃避纠缠

来自山东威海的牛小羽20岁时来到斯德哥尔摩。她在瑞典皇家学院渔业管理专业。2007年的圣诞派对上,牛小羽穿着传统的中国服装,用古筝弹奏了一曲《平沙落雁》,漂亮的扮相和娴静的性格深深吸引了学院的助教里贝尔,他当即对这个中国学生展开了追求。

冬天的北欧冷得让人赖在温暖的床上不愿意起来,可是里贝尔却坚持每天早上7点钟左右,带着热面包和牛奶在牛小羽的学生公寓楼下等她出来。担心牛小羽觉得瑞典中餐做得不够地道,里贝尔每发现一家中餐馆,首先登门去试吃一次,然后把他认为正宗的餐馆推荐给牛小羽。里贝尔的痴情感动了牛小羽,两人在2008年情人节那天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2008年5月,瑞典皇家学院迎来了报名的新生,作为助教,里贝尔需要协助教授做本专业的新生登记工作,他一直忙碌到下午才做完了最后一张表格。当他打电话到公寓约牛小羽时,管理员告诉他,牛小羽和一个中国男生出去了。一直到晚上8点左右,牛小羽才被一个中国男生送了回来,他们似乎谈得很开心。不太懂得掩饰自己的里贝尔一把将牛小羽拉进车里追问道:“小羽,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做什么去了?”牛小羽觉得里贝尔这个举动过于偏激,他的追问显然是对自己的不信任。两人因此大吵一架。牛小羽决定趁着暑假旅游来认真地审视这段感情。令牛小羽吃惊的是,当她踏上旅途时,里贝尔也跟着她一同上路。这种

纠缠让牛小羽心力交瘁,她一路上都在想怎么才能摆脱里贝尔。在火车上,牛小羽听到一对情侣的对话,女孩撒娇地说:“如果你对我不好的话,我就躲到沙科保市去,让你永远见不到我。”牛小羽忽然想起在留学初期,学校的瑞典宣传册上介绍过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有25000名来自于欧洲各地的女人居住着,却不允许男人进入。她心里一动,悄悄改变了旅游目的地。7月7日,牛小羽来到了沙科保市。这个城市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像中世纪的城市一样,有一座类似于堡垒的城门。牛小羽大步向城门走去,里贝尔慌忙地追上去,可是,有两个金发女人将里贝尔挡住说:“对不起,本市禁止男人入内。”

沙科保市不大,在这里,居民分为常住居民和体验女人城魅力的游客。无论哪种,都要在市政厅取得“户籍”注册,唯一不同的是,常住居民的户口是绿色的,而游客的则是黄色的。

在填写完表格领取了证件后,有专人带着牛小羽浏览了沙科保市的城市风光,这里基本保持了一个中世纪城堡的原貌,居所里现代生活物资也是一应俱全。沙科保市规定,进入城市的女人有两种选择:要么花钱像旅游者一样享受生活,要么就参加劳动,用劳动来抵消生活费用。出于好奇,牛小羽选择了后者。

当上警察

女人城靠近瑞典北部的森林,沙科保市的女人们主要从事的是林业工作,走在街上,可以看到女人们腰间挂着砍伐和加工树木用的工具。瑞典对于树木的砍伐要求是很

严格的,不允许用电动工具。拿着斧头挥舞了五六下后,牛小羽就发现自己的手臂已经没有了力气,可是树干上只出现了一道浅浅的斧痕。牛小羽觉得很丢脸,她用力举起斧头,大喝一声向树上砍去,没想到斧头牢牢地嵌在了树干上,斧柄传来的反震力让她感到双臂麻木,一下子松开了斧头。身边友善地笑着说:“亲爱的,我想你不适合做这份工作,你可以去做志愿者警察,那会更适合你。”

收工以后,牛小羽便到职业分配机构调整岗位,并如愿以偿地成了一名警察。

警察的工作就是防止城市里发生争吵和斗殴,以及在城市外围巡逻,不让男人进入城市,当然也避免一些游客外出和男人约会到很晚才回城。

2008年7月9日,牛小羽穿上沙科保市的警察制服开始工作。和她做搭档的,是一位叫莉莎的英国女人。莉莎在沙科保市已经定居快十年了。

当天的任务是市内巡逻。两人刚上街,就发现在一家商店门前有人在争吵,店主和一名顾客已经开始动手。莉莎暴怒地挥舞着警棍冲过去敲打她们,大声呵斥着,打架者才停止了互相攻击。事后,莉莎对牛小羽说:“你要学会凶狠,不然她们不会害怕你的。”

巡逻过程中,牛小羽发现这里的很多女性动作都很男性化,而且出售化妆品的商店也不多,女人们几乎都是本色的,而且一些垃圾话出现的频率很高。这让牛小羽很感慨,沙科保市带给女人保护的同时,让女人变得不再具有女性美了。

在市内巡逻两天后,牛小

羽和莉莎被调换到沙科保市边,负责监管城堡的大门,这显然轻松许多。晚上9点左右,有一辆汽车从远处行驶过来,开车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她叫嘉宝。莉莎招呼上牛小羽将她拦了下来。莉莎把嘉宝带进了城堡门下的一个小屋子里,这里有浴缸和沐浴设备,那个女人径直走进,脱光了衣服开始洗澡。洗完澡,嘉宝赤条条地坐在沙发上,并打开了电视机。牛小羽不解地问莉莎:“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莉莎告诉牛小羽,近年来,沙科保市有些女性因为受不了性的煎熬,会到城外的酒吧去寻找一夜情,加上瑞典是一个不允许召妓但允许卖淫的国家,因此,很多女人会在身体需要的时候去寻找一个做“服务”行业的男人。虽然沙科保市不约束市民在城外的放纵行为,可还是有市民必须遵守的规定,那就是在和男人发生性行为后,要在进入女人城前,在城堡门下的这个小屋子里沐浴,洗去身上那种特殊的味道,而且还要平静一个小时,让情绪不再亢奋,避免味道和情绪影响到其他女人,然后才能进城。

莉莎笑笑说:“女人的正常需要是被允许的,你可以发现在这里的每个商店,几乎都有‘成人玩具’出售。”两个人正交谈着,忽然从城门外边又有一人步行走进了她们的视线,这是一个身高1.8米的“女人”。染着红色的头发,脸上涂抹着厚厚的粉底,嘴唇也抹得鲜红欲滴。莉莎碰了碰牛小羽,低声说:“是个男人!女人城里哪有女人会把自己打扮成这个样子,一看就是男人装扮的。”说着,莉莎走过去,

用警棍挑落了那个人头上的假发,并呵斥着命令他马上离开。看到这个假女人的真面目,牛小羽却愣住了,假女人一步冲到牛小羽面前,单腿下跪说:“小羽,请你跟我回去吧。”

告别城堡

尽管里贝尔煞费苦心想闯进女人城,但牛小羽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

7月13日,两个人下班后,莉莎发出邀请:“看你这几天很不开心的样子,我带你去放松一下吧!”她带着牛小羽来到女人城的娱乐场所。这是一家叫 CONYLY 的酒吧,莉莎叫了两杯瑞典的黑啤酒。音乐响起,莉莎开始在舞池里舞动起来,牛小羽坐在吧台前忽然感到有人抱住了她的身体,然后那个人吻了她一下:“哦,亲爱的,你来自亚洲,对吗?真是美人儿。”

牛小羽刚想挣脱这人热情的拥抱,莉莎一步冲过来将抱住牛小羽的女人拉到了一边,狠狠地警告她:“滚开!不要骚扰她!”在牛小羽疑惑的目光中,莉莎说:“她是同性恋,她也许看上了你。”牛小羽吓了一跳,马上拉着莉莎离开了这个不愉快的酒吧。

莉莎边走边告诉牛小羽,在瑞典沙科保市有许多受不了性压抑的女人逐渐成了同性恋,所以,在这里出来玩耍要当心。不过,女人城现在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正在讨论将同性恋者驱赶出城。”

回到居住的地方,牛小羽开始怀念里贝尔,她忍不住给他打了电话。里贝尔疲惫又沮丧地说:“小羽,你赶紧回来吧,我向你道歉,是我不好,我不该干涉你的生活。”牛小羽

忽然感觉她想用最快速度回到里贝尔身边。

第二天大清早,牛小羽在女人城注销了“户口”,她从市政厅离开后打算同莉莎告别。莉莎家的门虚掩着,牛小羽推开门发现莉莎正弯着腰把一杯咖啡放在茶几上,沙发上一屁股坐到牛小羽腿上,单腿下跪说:“小羽,请你跟我回去吧。”

牛小羽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走进来大声质问:“莉莎,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莉莎一愣,又笑了起来:“这是我的愿望,也是答应里贝尔的事情,他在等你回去。也许你应该听听我的故事,当时我也是为了一次不如意的订婚典礼,赌气来到这里的。当我一个月后发现自己无法忘掉他,赶回英国时,却发现他因为我的离开而颓废,每天都到酒吧喝很多酒,终于出了车祸,我找到的只是他的一块墓碑。这个城市居住的都是因为和男人闹别扭而离开的女人,但是只要他心中还有你,你就不应该属于这个城市。除非你自己觉得你的心已经枯萎,无法复活了。所以,我请你离开。”牛小羽释然,走过去紧紧地拥抱莉莎,她知道自己的确不适合继续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

在进入沙科保市一周后,牛小羽终于走出了这座女人城,她意外地看到面容憔悴的里贝尔正站在城堡的门前等候着她。几天的经历,让牛小羽发现了许多自己以前难以想象的事情。

这座女人城会继续延续下去,因为它的独特而显得世界丰富多彩。可牛小羽却觉得,对于心中有爱的女人来说,女人城可以暂时停留,却不是永远值得停靠的港湾。

(梁山 来源:蓝盾)